

古文卷五

宗



卷之七



古文觀止卷之九

大司馬吳留材先生鑒定

山陰

乘權楚材
大職調侯
手錄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唐武后時有同州下邳主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

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讎東身歸罪後師韞為御史元慶變姓名於驛家傭力久之

師韞以御史舍亭下元慶手刃之自囚詣官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間

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時議者以元慶孝烈欲捨其罪子昂建議以為國法專殺者死元慶宜正

國法然旌其間墓以褒其孝義可也議者以子昂為是敘述其事作案臣竊獨過之總駁二句臣聞禮

駁復讎議

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子不當讐而讐者死

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當殺而不殺者死

上說起是議論大根原處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

並焉。首鼠兩端之說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

謂僭壞禮甚矣。左傳善為國者賞不僭刑亦不濫。互發以足上句意果以是示於天下

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

以上泛言旌誅並用之非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

一而已矣。此言聖人旌誅不並用。窮理本情四字甚細嚮使刺讞年上其誠偽考正

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刺讞也。議罪曰讞。誠偽以情言

曲直以理言。承上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

轉一筆起下二段議論

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

上下蒙冒顓豫號豪不聞也顓呼而元慶能以戴天爲大恥枕戈

爲得禮禮記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又曰居父母之讎寢苦枕戈不仕弗與共天下也處心積慮以衝

讎人之胸介然自克卽死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

慙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一段寫旌其或元慶之父不免

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

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驚傲而凌上也執而誅

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一段寫誅之不宜旌且其

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迷子昂原議是惑於

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抵

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脇弱

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

此段申明讎字之義正駁子昂言讎之失

周禮調人

調人

官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

邦國交讎之

周禮見地官

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

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

公羊

傳見定公四年不受誅謂罪不當誅也一來一往

今若取此以

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

兩下相殺謂師韞殺元慶之父元慶又殺師韞引周禮公羊以明殺人

不義與不受誅者皆可復讎論

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

元慶能不越于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理而聞道者也夫達理聞

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爲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爲戮黷刑壞禮其

不可以為典明矣。

此段就元慶立論所以重與之而請下臣議深抑當時之議誅者是通篇結案

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議從事謹議

看敘起手刃父讐束身歸罪八字便見得宜旌不宜誅中段是論理故作兩平之言後段是論事故作側重之之語引經據典無一字游移乃成鐵案

桐葉封辨

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

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

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

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于是遂封叔虞于唐若

曰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于劉向說苑云云

吾意不然

抹倒一句

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

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層一不當封邪周公乃成

其不中去聲之戲。以地以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爲聖乎。一層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邪。設有不幸王

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三層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

設未得其當。去聲雖十易之。不爲病。要平聲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

況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比段方是正斷嚴切不留

餘漏下。乃就周公身上另起。再作斷。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

大中而已。應要于其當句必不逢其失。而爲之辭。一層又不當束縛之馳

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言不能從容優樂。若制牛馬然。束縛之使不得行馳驟之使之必行

迫之太甚。則敗。且家人父子。尙不能以此自克。況號爲君臣者

邪。言父子之間尙不能以束縛馳驟之事相勝。何況君臣。三層是直小丈夫缺缺缺者之事。

拜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老子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或曰卦唐

叔史佚成之

史佚周武王時太史尹佚也。結東有不盡意不指定史佚妙。

前幅連設數層翻駁後幅連下數層斷案俱以埋勝井。尚口舌便便也讀之反覆重疊愈不厭如眺層巒但見

蒼翠

箕子碑

柳宗元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去聲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蒙

也。正蒙難者以正犯難也。總是三柱立論。

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于世。犯

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

謂下易書詩所載是也。出箕子

當紂之時大

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

書今天動。威。總起。進死以

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

比干。閣過。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預

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

將正寫箕子先入此段幹旋多少

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

頽

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

詩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書囚奴正士正士

謂箕子也易明夷卦六五箕子之明夷夷傷也言六五以宗臣居暗地近暗君而能正其志箕子之象也應前一日

及

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

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

大法謂洪範洪天也範法也書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漢志曰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史記武王克殷訪問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範

陳之蓋洪範發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歟應前二曰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

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

朝鮮東夷地漢書地理志箕子去之朝鮮

教其民以禮義田蠶民犯禁八條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僻其教民飲食以遵豆為可貴此仁賢之化也

應前

三日

率是大道。聚同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

應前大人第一句。首提作柱以次分應似正意。却是客也。下一段寫出箕子意中事。是作者大旨。於虜同呼當

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

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

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忽然別起波浪。語極淋漓感慨。

使人失聲長慟。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汲郡紂故都。今為河南衛輝府。嘉先生獨

列於易象。作是頌云。頌不載

前立三柱。真如天外三峰。卓然峭峙於虜以下。忽然換筆一往。更有深情。

捕蛇者說

柳宗元

永州之野產異蛇。黑質而白章。黑體曰文。觸草木盡死。以齒人無禦

古文觀止 卷八 捕蛇者說

之者異蛇最毒然得而腊音昔之以為餌可以已大風孿繼踠淵上聲瘻

漏癘賴去死肌殺三蟲腊乾肉也餌藥餌也已止也孿踠曲脚不能伸也瘻頸腫癘惡創死肌如癰疽

之腐爛者三蟲三尸之蟲也毒蛇偏為要藥其始太醫以王命聚之歲賦其二兩募

有能捕之者當其租入永之人爭奔走焉敘捕蛇事有蔣氏者專其

利三世矣題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之

十二年幾死者數朔矣言之貌若甚戚者墓泰山婦伏結處余悲之且

曰若毒之乎余將告於蒞事者更若役復若賦則何如若汝也言改汝

捕蛇之役復汝輸租之賦以免其死蔣氏大戚汪然出涕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

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之甚也犯死捕蛇乃以為幸更役復賦反以為不幸

幸此豈人之情哉必有甚不得已者耳嚮吾不為斯役則久已病矣提一句起下文直貫至捕

蛇獨

存句

自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鄰之生日盛

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

賦歛之苦

號呼而轉徙飢渴而頓踣

同仆

于賦歛而從

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

利

往往而死者相藉

謝也

氣藉枕藉也勞于遷徙而死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

十無四五焉

應前

非死則徙爾而吾以捕蛇獨存

二句收上悍

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乎南北

灰

譁然而駭者雖雞狗

不得寧焉

追呼之擾所不忍言

吾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

始

然而臥

蛇存放心

謹食

之時而獻焉

小心養食俟其時

退而甘食

其土之有以盡吾齒

退而甘食其土地之所產以盡其天年

蓋

摹擬自得光景真情真語大有筆趣

一歲之犯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鄰之旦旦有

是哉言吾犯蛇毒而死者一歲只有兩次非若吾鄉鄰遭悍吏之毒無日不犯死也今雖死乎此比吾

鄉鄰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邪今吾雖終死于斯役比吾鄉鄰被重賦而死者已在後矣

安敢怨其爲毒而不爲此此段正明斯役之不幸未若復賦不幸之甚二句情態曲盡而一段無聊之意溢于言表余

聞而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吾嘗疑乎是今以蔣氏觀之

猶信檀弓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于墓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

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于虎也嗚呼孰知

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一句結出故爲之說以俟夫觀人風者得

焉

此小文耳却有許大議論必先得孔子苛政猛于虎一句然後有一篇之意前後起伏抑揚含無限悲傷悽惋

之態若轉以上聞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真有用之文

種樹郭橐駝傳

柳宗元

郭橐駝不知始何名。病僂。樓隆然伏行。有類橐駝者。故鄉人號

之駝。駝聞之曰。甚善。名我固當。因捨其名。亦自謂橐駝云。僂。偻也。

隆然高起貌。橐駝卽駱駝。以。其鄉曰豐樂鄉。在長安西。書其

上先將橐駝命名寫作一笑。鄉只爲欲寫其在長。駝業種樹。凡長安豪家富人爲觀遊。種樹

安長安人爭迎也。及賣果者。種樹皆爭迎取養。去聲。爭相迎取。視駝所種樹或

遷徙無不活。無不活雙。且碩茂。蚤實以蕃。其樹大而盛其實蚤。而多。活外又添寫

此一他植者雖窺伺倣慕莫能如也。又反。視一有問之對曰。橐

駝自謂。非能使木壽且孳也。折一。能順木之天以致其性焉爾。

一篇之意凡植木之性承其性字其本欲舒其培欲平其土欲故其

築欲密此四欲字本性欲也既然已勿動勿慮去不復顧其蒔侍也若子

其置也若棄則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蒔種也此段是暢講無不活三字理故

吾不害其長而已非有能碩茂之也不抑耗其實而已非有能

蚤而蕃之也耗損也此段又反覆碩茂蚤蕃四字理以上只淺淺就植木土說道理從孟子養氣工夫體貼

來他植者則不然一句捷轉上言無心之得下言有心之失根拳而土易拳曲也易更也其

培之也若不過焉則不及苟有能反是者則又愛之太殷憂之

太勤旦視而暮撫已去而復顧甚者爪其膚以驗其生枯搖其

本以觀其疎密而木之性日以離矣雖曰愛之其實害之雖曰

憂之其實讎之故不我若也吾又何能為哉此段明他植者莫能如一句理以

上論種樹畢以下問者曰以子之道移之官理可乎駝曰我知入正意發出議論

種樹而已官理非吾業也然吾居鄉見長人者好煩其令若甚

憐焉而卒以禍總提一句下就他植者則不然一段摹出旦暮吏來而呼曰官命促

爾耕勗爾植督爾穫蠶繅而緒蠶織而縷也縷繹繭為絲也縷布縷也字

而幼孩遂而雞豚字養也鳴鼓而聚之擊木而召之吾小人輟

殫養以勞夫吏者且不得暇又何以蕃吾生而安吾性邪故病

且怠若是則與吾業者其亦有類乎寫出俗吏情弊民間疾苦讀之令人淒然問者

嘻曰不亦善夫吾問養樹得養人術傳其事以為官戒也一篇精神

命脈直注未句結出語極冷峭

前寫橐駝種樹之法瑣瑣述來涉筆成趣純是上聖至理不得看為山家種樹方未入官理一段發出絕大議